

鲁 迅

中国小说史略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中國小說史略
魯迅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原版封面

目 次

题记	1
序言	1
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	1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；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。《唐书·经籍志》始无小序；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始退鬼神传入小说。明胡应麟分小说为六类；清《四库书目》分小说为三类。《四库书目》又退古史入小说。书目之变例。	
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	7
小说之渊源：神话。中国阙原始神话。神话之成传说。多含神话及传说之书：《山海经》，《穆天子传》，《楚辞·天问》等。中国神话散亡之故。	
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	15
《汉志》所录小说今俱佚。《伊尹说》。《鬻子说》。《青史子》。《师旷》。《虞初周说》。《百家》。《务成子》及《宋子》。	
第四篇 今所见汉人小说	19
见存汉人小说皆伪托。东方朔《神异经》，《十洲记》。	

班固《汉武故事》，《汉武内传》。郭宪《汉武洞冥记》。
刘歆《西京杂记》。伶玄《飞燕外传》及汉人《杂事秘辛》。

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(上) 29

文士之传神怪：魏文帝《列异传》，张华《博物志》，干宝《搜神记》，陶潜《搜神后记》，刘敬叔《异苑》，刘义庆《幽明录》，吴均《续齐谐记》。志怪书中之印度影响。

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(下) 39

释家之明因果：王琰《冥祥记》等。方士之行劝诱：王浮《神异记》，王嘉《拾遗记》。

第七篇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45

释道互扇而流为清谈。裴启《语林》，郭澄之《郭子》。
刘义庆《世说》及刘峻注。沈约《俗说》，殷芸《小说》。
《世说》之一体：邯郸淳《笑林》，侯白《启颜录》。历来模仿《世说》者之多。

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(上) 54

唐人始有意为小说。唐人小说影响于曲为大。王度《古镜记》，无名子《白猿传》，张文成《游仙窟》。开元天宝以后作者蔚起：沈既济《枕中记》等，沈亚之《湘中怨》等，陈鸿《长恨歌传》等，白行简《李娃传》等。

第九篇 唐之传奇文(下) 63

作家中之两大：元稹之《莺莺传》及后来之称述；李公佐之《南柯太守传》，《谢小娥传》，《古岳渎经》。

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71

牛僧孺《玄怪录》及其仿效者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与《续集》。李义山《杂纂》及宋明人之续书。

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78

宋初修《太平广记》为小说渊薮。宋志怪之欲取信：徐铉《稽神录》，吴淑《江淮异人传》。宋志怪之求多：洪迈《夷坚志》。宋传奇始多垂诫：乐史《绿珠传》，《杨太真外传》；秦醇《赵飞燕别传》等。宋传奇之托古：《大业拾遗记》等，《梅妃传》。

第十二篇 宋之话本87

唐已有俗文故事。宋俗文小说所从出。杂伎艺中之说话。说话四科中之讲史及小说。话本。见存之话本类：《五代史平话》，《京本通俗小说》。

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96

话本影响于著作。刘斧《青琐高议》及《摭遗》。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》。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。

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(上)104

元刊本《全相平话》。罗贯中及其著作：《三国志演义》，《隋唐志传》，《残唐五代史演义》，《北宋三遂平妖传》。

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(下)115

施耐庵与罗贯中。《水浒传》之四本：一百十五回本，一百回本，一百二十回本，七十回本。《荡平四大寇

传》。明陈忱《后水浒传》及清俞万春《结水浒传》。明之自开辟至两宋史事平话。清之统叙及订补。

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(上)127

明中叶崇奉道流之影响。《西游记》: 吴元泰《上洞八仙传》, 余象斗《华光天王传》及《玄天上帝出身传》, 杨志和《西游记传》。

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(中)134

吴承恩《西游记》。《后西游记》及《续西游记》。

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说(下)142

许仲琳《封神传》。罗懋登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。董说《西游补》。

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说(上)151

《金瓶梅》。明中叶方士文臣以献方药得幸之影响于小说。《玉娇李》。丁耀亢《续金瓶梅》转入因果谈。《隔帘花影》。

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(下)160

才子佳人小说者流:《玉娇梨》, 荻岸山人《平山冷燕》, 名教中人《好逑传》。云封山人《铁花仙史》。

第二十一篇 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168

冯梦龙之《古今小说》。三言:《喻世明言》,《警世通言》,《醒世恒言》。凌濛初《拍案惊奇》二刻。周清原《西湖二集》。东鲁古狂生《醉醒石》。明清之选本: 抱

瓮老人《今古奇观》，东璧山房主人《今古奇闻》，无名氏《续今古奇观》。

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……………178

明初拟唐人传奇文之勃兴及禁断。蒲松龄复拟传奇文记狐鬼：《聊斋志异》。纪昀更追踪晋宋志怪为书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五种。王韬志异而鬼事渐少：《遁窟谰言》等。志怪末流又坠入因果谈。

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……………189

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。《儒林外史》之妄增本。讽刺书无后劲。

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……………196

《红楼梦》——原名《石头记》——初本及全本。《红楼梦》本事之异说：明珠家事说，董鄂妃故事说，康熙朝政象说。《红楼梦》作者及续成者之考定：曹霁与高鹗。《红楼梦》续书之多。

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……………211

文章经济之作：夏敬渠《野叟曝言》。才藻之作：屠绅《蟬史》，陈球《燕山外史》。博物多识之作：李汝珍《镜花缘》。

第二十六篇 清之狭邪小说……………225

唐以来文人即多记曲中琐事。陈森《品花宝鉴》。魏秀仁《花月痕》。俞达《青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余泽之在狭邪小说及其消亡。韩子云《海上花列传》。

第二十七篇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·····	239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文康《儿女英雄传》。石玉昆《三侠五义》及俞樾重编之《七侠五义》。《小五义》，《续小五义》；《正续小五义全传》。《施公案》及《彭公案》。拟作与续作之多。《水浒》精神在民间之消灭。

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·····	252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李宝嘉《官场现形记》。吴沃尧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及其他。刘鹗《老残游记》。曾朴《孽海花》。谴责之作堕落为谤书及黑幕小说。

后记·····	265
---------	-----

附 录

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

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·····	269
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·····	274
第三讲 唐之传奇文·····	280
第四讲 宋人之“说话”及其影响·····	286
第五讲 明小说之两大主潮·····	295
第六讲 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·····	301

题 记

回忆讲小说史时，距今已垂十载，即印此梗概，亦已在七年之前矣。尔后研治之风，颇益盛大，显幽烛隐，时亦有闻。如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“三言”，并加考索，在小说史上，实为大事；即中国尝有论者，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，亦殆非肤泛之论也。此种要略，早成陈言，惟缘别无新书，遂使尚有读者，复将重印，义当更张，而流徙以来，斯业久废，昔之所作，已如云烟，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，稍施改订，余则以别无新意，大率仍为旧文。大器晚成，瓦釜以久，虽延年命，亦悲荒凉，校讫黯然，诚望杰构于来哲也。

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夜，鲁迅记。

序 言

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；有之，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，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，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，故于小说仍不详。

此稿虽专史，亦粗略也。然而有作者，三年前，偶当讲述此史，自虑不善言谈，听者或多不愜，则疏其大要，写印以赋同人；又虑钞者之劳也，乃复缩为文言，省其举例以成要略，至今用之。

然而终付排印者，写印已屡，任其事者实早劳矣，惟排字反较省，因以印也。

自编辑写印以来，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，或助为校勘，雅意勤勤，三年如一，呜呼，于此谢之！

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，鲁迅记于北京。

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 之著录及论述

小说之名，昔者见于庄周之云“饰小说以干县令”（《庄子·外物》），然案其实际，乃谓琐屑之言，非道术所在，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。桓谭言“小说家合残丛小语，近取譬喻，以作短书，治身理家，有可观之辞。”（李善注《文选》三十一引《新论》）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，然《庄子》云尧问孔子，《淮南子》云共工争帝地维绝，当时亦多以为“短书不可用”，则此小说者，仍谓寓言异记，不本经传，背于儒术者矣。后世众说，弥复纷纭，今不具论，而征之史：缘自来论断艺文，本亦史官之职也。

秦既燔灭文章以愚黔首，汉兴，则大收篇籍，置写官，成哀二帝，复先后使刘向及其子歆校书秘府，歆乃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。《七略》今亡，班固作《汉书》，删其要为《艺文志》，其三曰《诸子略》，所录凡十家，而谓“可观者九家”，小说则不与，然尚存于末，得十五家。班固于志自有注，其有某曰云云者，唐颜师古注也。

《伊尹说》二十七篇。（其语浅薄，似依托也。）

《鬻子说》十九篇。（后世所加。）

《周考》七十六篇。（考周事也。）

《青史子》五十七篇。（古史官记事也。）

《师旷》六篇。（见《春秋》，其言浅薄，本与此同，似因托之。）

《务成子》十一篇。（称尧问，非古语。）

《宋子》十八篇。（孙卿道：“宋子，其言黄老意。”）

《天乙》三篇。（天乙谓汤，其言殷时者，皆依托也。）

《黄帝说》四十篇。（迂诞依托。）

《封禅方说》十八篇。（武帝时。）

《待诏臣饶心术》二十五篇。（武帝时。师古曰，刘向《别录》云：“饶，齐人也，不知其姓，武帝时待诏，作书，名曰《心术》。”）

《待诏臣安成未央术》一篇。（应劭曰，道家也，好养生事，为未央之术。）

《臣寿周纪》七篇。（项国圉人，宣帝时。）

《虞初周说》九百四十三篇。（河南人，武帝时以方士侍郎，号黄车使者。应劭曰：其说以《周书》为本。师古曰，《史记》云：“虞初，洛阳人。”即张衡《西京赋》“小说九百，本自虞初”者也。）

《百家》百三十九卷。

右小说十五家，千三百八十篇。

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，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。”是以君子弗为也，然亦弗灭也，闾里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缀而不忘，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。

右所录十五家，梁时已仅存《青史子》一卷，至隋亦佚；惟据班固注，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，或记古事，托人者似子而浅薄，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。

唐贞观中，长孙无忌等修《隋书》，《经籍志》撰自魏征，祖述晋荀勖《中经簿》而稍改变，为经史子集四部，小说故隶于子。其所著录，《燕丹子》而外无晋以前书，别益以记谈笑应对，叙艺术器物游乐者，而所论列则仍袭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（后略称《汉志》）：

小说者，街谈巷语之说也，《传》载輿人之颂，《诗》美询于刍蕘，古者圣人在上，史为书，瞽为诗，工诵箴谏，大夫规诲，士传言而庶人谤；孟春，徇木铎以求歌谣，巡省，观人诗以知风俗，过则正之，失则改之，道听途说，靡不毕纪，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，道方愿以诏避忌，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，诵四方之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。孔子曰，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。”

石晋时，刘昫等因韦述旧史作《唐书·经籍志》（后略称《唐志》）则以毋煚等所修之《古今书录》为本，而意主简略，删其小序发明，史官之论述由是不可见。所录小说，与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（后略称《隋志》）亦无甚异，惟删其亡书，而增张华《博物志》十卷，此在《隋志》本属杂家，至是乃入小说。

宋皇祐中，曾公亮等被命删定旧史，撰志者欧阳修，其《艺文志》（后略称《新唐志》）小说类中，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，自张华《列异传》戴祚《甄异传》至吴筠《续齐谐记》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，王延秀《感应传》至侯君素《旌异记》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，诸书前志本有，皆在史部杂传类，与著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，至是始退为小说，而史部遂无鬼神传；又增益唐人著作，如李恕《诫子拾遗》等之垂教诫，刘孝孙《事始》等之数典故，李涪《刊误》等之纠讹谬，陆羽《茶经》等之叙服用，并入此类，例乃愈繁，元修《宋史》，亦无变革，仅增芜杂而已。

明胡应麟（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二十八）以小说繁夥，派别滋多，于是综核大凡，分为六类：

一曰志怪：《搜神》，《述异》，《宣室》，《酉阳》之类是也；

一曰传奇：《飞燕》，《太真》，《崔莺》，《霍玉》之类是也；

一曰杂录：《世说》，《语林》，《琐言》，《因话》之类是也；

一曰丛谈：《容斋》，《梦溪》，《东谷》，《道山》之类是也；

一曰辩订：《鼠璞》，《鸡肋》，《资暇》，《辩疑》之类是也；

一曰箴规：《家训》，《世范》，《劝善》，《省心》之类是也。

清乾隆中，敕撰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以纪昀总其事，于小说别为三派，而所论列则袭旧志。

……迹其流别，凡有三派：其一叙述杂事，其一记录异闻，其一缀辑琐语也。唐宋而后，作者弥繁，中间诬谰失真，妖妄荧听者，固为不少，然寓劝戒，广见闻，资考证者，亦错出其中。班固称“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”，如淳注谓“王者欲知闾巷风俗，故立稗官，使称说之”。然则博采旁搜，是亦古制，固不必以冗杂废矣。今甄录其近雅驯者，以广见闻，惟猥鄙荒诞，徒乱耳目者，则黜不载焉。

《西京杂记》六卷。《世说新语》三卷。……

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……

《山海经》十八卷。《穆天子传》六卷。《神异经》一卷。……

《搜神记》二十卷。……《续齐谐记》一卷。……

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……

《博物志》十卷。《述异记》二卷。《酉阳杂俎》二十卷，《续集》十卷。……

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……

右三派者，校以胡应麟之所分，实止两类，前一即杂录，后二即志怪，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，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。传奇不著录；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，小说范围，至是乃稍整洁矣。然《山海经》《穆天子传》又自是始退为小说，案语云，“《穆天子传》旧皆人起居注类，……实则恍惚无征，又非《逸周书》之比，……以为信史而录之，则史体杂，史例破矣。今退置于小说家，义求其当，无庸以变古为嫌也。”于是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，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。

至于宋之平话，元明之演义，自来盛行民间，其书故当甚夥，而史志皆不录。惟明王圻作《续文献通考》，高儒作《百川书志》，皆收《三国志演义》及《水浒传》，清初钱曾作《也是园书目》，亦有通俗小说《三国志》等三种，宋人词话《灯花婆婆》等十六种。然《三国》《水浒》，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，世人视若官书，故得见收，后之书目，寻即不载，钱曾则专事收藏，偏重版本，缘为旧刊，始以入录，非于艺文有真知，遂离叛于曩例也。史家成见，自汉迄今盖略同：目录亦史之支流，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。

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

志怪之作，庄子谓有齐谐，列子则称夷坚，然皆寓言，不足征信。《汉志》乃云出于稗官，然稗官者，职惟采集而非创作，“街谈巷语”自生于民间，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，探其本根，则亦犹他民族然，在于神话与传说。

昔者初民，见天地万物，变异不常，其诸现象，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，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：凡所解释，今谓之神话。神话大抵以一“神格”为中枢，又推演为叙说，而于所叙说之神，之事，又从而信仰敬畏之，于是歌颂其威灵，致美于坛庙，久而愈进，文物遂繁。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，美术所由起，且实为文章之渊源。惟神话虽生文章，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，每不免有所粉饰，失其本来，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，以存留，然亦因之而改易，而销歇也。如天地开辟之说，在中国所留遗者，已设想较高，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，即其例矣。

天地混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其中，一万八千岁。